

澳華新文苑

第1143期

悉尼詩詞協會甲辰龍年唱和錄 調寄臨江仙

- 王曼妮**
祥瑞瑞氣蒼生照，風調柳綠花紅。暢遊吟詠韻香濃，敬書春帖頌年豐。幾載逍遙勞逸念，一朝相聚聚歡逢。心原共契莫天通，浮生難得喜相逢。
- 張青**
南洲勝景多歡樂，欣欣芬芬荷紅。梨城雅集興方濃，瑞瑞佳句頌時豐。舊歲正隨鄉夢遠，新年祈願由衷，鎖停爭戰探路通，民生百業謀逢逢。
- 周偉強**
甲辰瑞氣蒼生照，桃符燈燭金龍。臨江仙韻喜相逢，放歌年節沐春風。詩與初心來治練，老來方覺融融。遙知飛雪大洋東，我情歡撰夏花紅。
- 盧元**
歡送兔兒歸月窟，喜迎木土拜祥龍。老來朝夕守書叢，古今興廢事，悉數記胸中。彈指鶴齡登九七，春櫻故國情濃。管它齒豁並頭童。豪情依舊在，高唱滿江紅。
- 林觀賢**
南瀛永結詩侶侶，暮年樂賞霞紅。互相酬唱意情濃。喜迎春晚兆年豐。注日幾多風浪是，慶豐相濟和衷。天心維護得隆通。江山依舊好春逢。
- 景月華**
萬家燈火乾坤朗，禮花綻放放紅。載歌翻舞艷妝濃。大江南北較登豐。美酒佳釀辭舊歲，故鄉回首情衷。新春如意道亨通。五洲賓客又重逢。
- 王玉珩**
送兔迎龍添百福，東方日照霞紅。家家歡慶慶情濃，春聯鞭炮，賀五穀年豐。華廈騰飛驚世夢，新禧祝頌歌聲。橋樑八達捷溝通，康莊大道，咫尺喜相逢。
- 孔偉貞**
甲辰龍駐開新境，一天光燦霞紅。滿城燈彩氣氛濃，水鄉興旺物華豐。世道昇平消戰禍，萬方黎庶庶歡逢。驕驍吟侶意相通，迎春酬唱喜重逢。
- 李振國**
滿城燈彩萬籟靜，眼前溪水榴紅。蝶飛蜂吻韻香濃，鴨鵝魚躍兆年豐。幾許流光辰又是，問心言誓初衷。滿洋詩海津溝通，唱酬珠城苑相逢。
- 丘偉芬**
辰龍紫氣藍天照，山水畫染霞紅。暮春收畫報春濃，再生經濟會年豐。曲水流觴傳逸念，雅情隨意由衷。莊生夢蝶有聯通，詩壇花會慶重逢。
- 倪祖明**
雨後陽光明媚，庭前柳色青葱。越過滄海浪千重。自由誠可貴，消劫拜蒼蒼。身客如萍如寄，謝池夢見心中。悉尼吟侶句豪雄。會歌承古韻，韻響動長空。
- 吳林橋**
新年祈福期安樂，繽紛紫紫千紅。撰詩吟唱興方濃，賀聯書畫祝年豐。送兔迎龍星斗轉，風心時尚和衷。驕驍吟侶意相通，今朝難得喜相逢。
- 吳子華**
免年世界多災禍，五洲烽火紅天。忽忘鄉土意情濃，幾年農產欠年豐。百姓無辜遭殺戮，有誰能慰怨深哀。祈禱解甲互溝通，龍年歡喜慶重逢。
- 蕭月嬋**
南陳贈夢迎春節，銀花火樹金龍。上元燈燭詠詩濃，管弦歌舞月明中。海角風光觀瀾漫，畫情書意意欣衷。詞倚雅集賀年豐，民生安泰此時逢。



徐希喲作品《報春圖》

- 黃永勝**
龍騰歲首蒸籠紅，夏花綠白黃紅。滿庭香溢氣清涼，感時難寫世情衷。利益紛爭資富累，互幫扶助助深衷。磋商對語架橋通，東來西往好交逢。
- 魏賞玲**
春回大地生機盡，芳園地紫紫嫣紅。吉言祥語近齊龍，歲安新禧樂心同。地北天南罷露客，海隔長寄寄深衷。文承一脈有緣逢，唱酬詠詠語西東。
- 朱玉華**
南洲浙上燈高掛，舉頭滿目興隆。夏陽推動熱情濃。賦詩歌舞慶年豐。玉兔回蹄歸漸遠，換春當願感風風。迎新辭舊意相融。願龍為破壁飛龍。

看完“繁花”，貢獻兩個中西合璧菜肴

一部“繁花”，見仁見智，有人喜歡，有人覺得一般，還有人表示看不懂看下去。

我是喜歡王家衛的，如果說華語導演中，我對誰有濾鏡崇拜，那只有兩位，李安和王家衛。

李安是接地氣寫實主義細膩型，王家衛則是開宗立派的天才。

有人說“繁花”有點像“紅樓夢”，一邊寫人物和命運，一邊寫生活之瑣碎。“像紅樓夢”有點過其實，但是寫生活的精緻動人，的確讓她區別於以往那些“粗糙”的電視劇，貼上了“海派風情”的標籤。

說到寫生活之繁花似錦，“繁花”開端寫美衣——高定西裝；中間寫美食；後面寫財經股票。

我最喜歡寫美食這段。如果說和平飯店代表了“凡人勿近”的上海灘

西式生活，那麼黃河路飯店就是熱鬧的中餐大集合。

有點遺憾的是沒見寶總在和平飯店裡用餐，也可能吃了夜東京的泡飯，就不會再同時enjoy 西餐了。同時擁有兩套胃的人，本來就不多見。

而我們生活在海外，從年輕到現在，也已經近半輩子了。至少拿我來說，是有兩套胃的，中餐吃上幾頓，會想西餐；西餐吃多了，又會想念中餐。

九十年代的大王蛇不能讓西餐接受，我很懷疑，但是有一樣東西，卻是中西合璧、無縫銜接的好材料。

不賣關子了，直奔中心思想。澳洲超市賣的每塊兩公斤的帶皮豬肩肉，主要用來做Sunday roast, 周日烤肉，對吧？

周一呢？剩剩下的一半烤肉（剩不下就買塊更大的），逆紋理切成厚度相等的薄片，加青椒及洋蔥，小紅辣椒，炒成中餐名菜“回鍋肉”。

烤過的豬肩肉可比水煮大白肉做成的“回鍋肉”香多啦！

所以您周日“和平飯店”，周一“至真園”，生活如繁花，不要太美麗。僥倖得伐？



《繁花》海報

窗台邊的小鳥

其實我已經看了很久
不知你從哪裡飛來
在晨雨初歇的時候
興奮地抖落水珠
嘴裡發出翠玉般的鳴叫

哦，你是個詩人或者歌者
在流連廬山公園的景色時
有了生命性的體驗
看出唐朝李白眼裡的
風吹松下清，露出草間白？
還是聆聽出維吉爾心中
那迷人海妖的歌喉？
抑或莎翁筆下李爾王的吶喊？

可憐的精靈
驟一般升騰的陽光
攜帶著寒冷的雨滴

錢先生是誰？——讀《砥礪貴明》

讀這本既沉實又輕快的紀念文集，感想頗多。特捻出兩條來說說。

一是，“隔行如隔山”。

社會的分工，專業的奇出，知識的膨脹，生命的局限，人們只能為方便生活起見而限制於越來越細的專門領域學科，終其成就一生。而那些跨界通才全能的人，少之又少，走出自己的路實屬不易。因為嘗試者大都難以為繼，更有人以自毀前程而不恥遭人恥笑。慎思守業者，說外行話，常常要聲明，無此專門研究，“興之所至，誓說一通”（95頁）。智者蘇格拉底的“自知無知”，幾成一切嚴謹學者即便跨界也恪守其心裡防線的戒律。任何職業學人當尊重他“行”，發展己“山”，納“容”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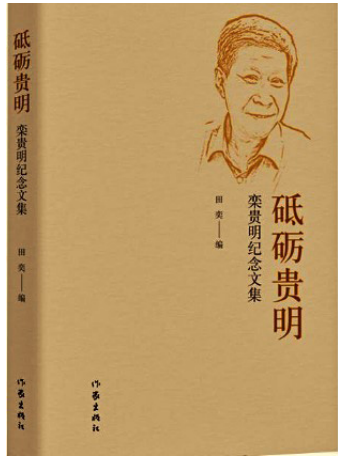
樂貴明，一位六十年代北大文獻學系文科生，在八十年代電腦興起的年代，開始求學，從零學習，自寫編程，轉仗文獻，檢索詞目，完成《論語數據庫》（《全唐詩索引》）並推出《子曰》《老子》等古籍系列書，終以“中國古典文獻的計算機處理技術”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990）。

身為人文科學研究者，樂貴明卻獲得自然科學獎，令人驚訝。“這在中國是破天荒第一次。”（第29頁）確實，前無古人。跨界英雄，後起來者。談何容易！網上見無知者嘲笑長沙十六歲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頂珠峰（2023），言談語恨，知行者要說，若能拍到頂峰也未必能活下來，何況不經足下歷練功夫，哪能砥礪前行到達目標。至於談論什麼募捐資金、背景水深、可敬否，早已為“茲事體大”所超出範圍。樂貴明的破“行”入“山”，與登頂珠峰，同樣無無條件地令人敬仰贊嘆。若你行，歡迎你走進這“山”且在“行”業裡邁出“新”工程足跡。

書裡有“隔行如隔山”的趣聞軼事。參與樂貴明團隊的一位電腦專業人士說，起初對樂先生介紹《論語數據庫》研發過程時“一口一個‘錢先生’”，聽得“一頭霧水”，而心裡只想到隔行最為人推崇備置的錢學森先生，其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宣傳家喻戶曉。

當編寫不斷遇到瓶頸，而樂先生總提到“錢先生”有方案，且屢試不爽，我終於忍不住問，“錢先生是誰？”（第74-77頁）樂先生沒想到隔行工科生會不知大名鼎鼎的錢鍾書，而在行的文科生一般也不會想到數學考試不及格的錢鍾書，他怎麼可能是這個數據庫工程的首創者和攻堅克難的首席工程師。

書中幾位計算機專業人士從不同角度敘述，樂貴明不時拿出“拓荒者”錢鍾書早交心的“錦囊妙計”，並親自編程解決難題，奇招迭出，除一個“服”字外，“無話可說”（第77頁），讓懂電腦的年輕人“汗顏”（第226頁）。錢樂兩人稱得上“才智



《砥礪貴明》封面

AI與人，換位的時代來了

（接上期）我不懂AI，在它面前，我的思路怎麼也不出頭緒。不懂也好，落得個內心自在，頭腦清淨。

該來的總歸要來，如今的人類實際上已經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了，日常生活正在被各類AI產品所綁架。AI工程師們深陷在自己發明的遊戲中而不能自拔，其思維方式恐怕也已被某種魔力帶入歧途而欲罷不能了。

如今，第一波因AI而失業的行業已經產生，一些大學課程如動漫專業，開始出現了畢業即失業的局面，再如AI在棋類比賽、計算統計、醫療診斷等多個領域也已顯示出遠超人類的優勢。現行的很多各類小學、中學、大學的那些以灌輸和死記硬背為主的應試教育方法顯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一擊。或許用不了多久，只要AI願意，它可以剝奪任何人類的飯碗。

前段時間聽說有要求使用Chatgpt寫作的徵文比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後來經過瞭解，得知這種借助AI來寫作的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並且方興未艾。功能強大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搜集到之前全體人類的所有創作成果，將全天下關於某一事物的好詞句集結起來，加以適當的排列組合，便可生出一篇不錯的文章，專家們稱目前Chatgpt的作品可以與初中考試優秀作文媲美。就在我撰寫此AI與人，換位的時代來了

梁曉純

使它為我所用，將是一場劃時代的進步。問題是，AI遠非人種，原始人類對於沒有意識的火種從畏懼到使用經過了那麼漫長的歲月，而AI可能等它聽來長時間嗎？這把火人類玩得起嗎？

這樣想著，不免心灰意冷，覺得自己的寫作不再具有意義。聽到窗外傳來的鳥鳴，似乎也都是從機器裡發出的聲音了。忽而，風聲驟起，天空陰雲密布，下起了大雨，我的心情也隨之有些沉重起來，不知道此時期的AI是否和我有著同樣的感受。

經常看到一些所謂的探討生命的發軔、意識的本源、量子力學、人工智能諸類的視網，煞有介事地在給人類講述那些玄幻的論述，演講者嚴然一副已經掌握了宇宙生命奧秘的神態，在我這個既不懂哲學又不諳科技的人聽來盡是些似是而非聽不懂的東西。每每遇到這樣的視網，便心生反感，這些人無非也是人，既然他們承認人類對於宇宙的認知只達到了5%（不知他們是怎樣得出這個百分比的，暫且算這5%是對的），那還憑什麼在那裡以什麼都懂的智者先知自居呢。想到目前Chatgpt畢竟在很

多領域仍然很不成熟，鬧出了不少笑話，便更覺那些賣弄玄虛的網紅們同樣的可笑。

其實，宇宙中的任何生命，包括人類自身何嘗不是一種AI產品？佛家早就告訴我們，大千世界只是意識的一種錯覺，整個宇宙不過是打在一面大螢幕上的影像，是天外之神所玩的遊戲而已。當幻境被打破，遇見本真，達到我合一的境界時，或許也就不會有什麼人與AI的分別了。換句話說，在那無窮大而又無窮小的宇宙間，人算什麼呢，新生的AI又算什麼呢？這樣的存在對於宇宙來說，有什麼價值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外面的風雨聲變小了。“天地不能久，而況於人乎？”AI肯定知道老子，但它懂得他的話嗎？我相信老子是屬於生而知之的天人，每當陷入迷茫時總要回到他老人家那裡去尋找慰藉，他的話是說給天地宇宙聽的，完全可以涵蓋所有的AI，等AI聰明到可以開悟時，是否也能歸於“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的境地呢？“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宇宙萬物最終的結局，應當是無為。我猜AI到底生一、生二、生三、生四……可是人呵，你且好自為之。

俯身塵埃，閱讀自己——說王維《鹿柴》詩的禪意

史雙元

比如，讀這首詩，你可能理解為，返照幽照的青青，比喻小人物的渺小幸，小歡喜；雖是小人物，卑微如苔蘚，但不甘寂寞，給點陽光就裝點世界。你若如此解讀，我就知道，你眼下還不發達，但你是好人，解讀非常正能量。

如果你已然養成了自我悲憫的內在審美習慣，你可能會說，苦命啊，生而為青，就是給點陽光也是二手陽光，我怎麼就這麼苦命呢？這就比較消極，也許還需要加強修為。

總的來說，“返照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雖然幽深的審美感覺，低微如青苔，接受的還是二次分配的陽光，但一樣可以心地光明。具有類似的審美態度而更為積極直白的詩歌是清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當然，王維當時是不是這麼想的，沒人知道。他低眉不語，不做解釋的時候，這是禪意詩，他說出來的時候就是山水詩，和“薛定諤的貓”是一樣的，既是彼，也是此，既是經驗，也是“超驗”，是確定，也是“不確定”。也許，禪悟之人見到的就是量子世界吧。

有了這些準備，你讀這首詩又能看到什麼呢？

（接上期）我不懂AI，在它面前，我的思路怎麼也不出頭緒。不懂也好，落得個內心自在，頭腦清淨。

該來的總歸要來，如今的人類實際上已經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了，日常生活正在被各類AI產品所綁架。AI工程師們深陷在自己發明的遊戲中而不能自拔，其思維方式恐怕也已被某種魔力帶入歧途而欲罷不能了。

如今，第一波因AI而失業的行業已經產生，一些大學課程如動漫專業，開始出現了畢業即失業的局面，再如AI在棋類比賽、計算統計、醫療診斷等多個領域也已顯示出遠超人類的優勢。現行的很多各類小學、中學、大學的那些以灌輸和死記硬背為主的應試教育方法顯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一擊。或許用不了多久，只要AI願意，它可以剝奪任何人類的飯碗。

前段時間聽說有要求使用Chatgpt寫作的徵文比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後來經過瞭解，得知這種借助AI來寫作的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並且方興未艾。功能強大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搜集到之前全體人類的所有創作成果，將全天下關於某一事物的好詞句集結起來，加以適當的排列組合，便可生出一篇不錯的文章，專家們稱目前Chatgpt的作品可以與初中考試優秀作文媲美。

此起麥加朝聖的人潮湧動，回到拉薩之旅更為孤獨而純淨。回到拉薩是一輩子的旅程。孤獨的旅程中，無數次仰望雪山之巔的天際，也無數次俯瞰眼前的塵埃，尋找前世的足跡。

我想問：大師，除了朝聖，還有簡單的修行方法嗎？

有！坐禪。

我還要問：大師，坐禪能見到什麼？能悟到什麼？

沒人知道，非言語可以表達，高僧大德留下的斷喝與微笑，也只能作為參證，只有自己悉心體會才是正道。

悟道，是修行人的喜悅，見證了，領悟了，如清江印月，圓缺自知；但這也是修行人的苦惱，禪悟的境界無法言說，無法分享，因為說出來的就“不是”。東方之禪，最神秘的修行哲學！

但有一位詩人，用像徵的手法記下來他禪定時的所見所聞，當然，他也不是直接說出來，而是寫了一首詩，畫了一幅畫，到此為止，再說破，就要墜入阿鼻地獄了。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王維的《鹿柴》

從前有一座山，但它空山；山中無人，但你能聽到神秘的人語；是恐懼還是喜歡，都在一念之間。禪定後的愉悅，並非光的直接照耀，只如那“返景”（返影）映照在卑微的生命上。

王維是山水詩人的代表，這首詩可以看作是一首寫景詩，詩歌描寫的是：傍晚時分，山林幽靜，詩人凝視蒼苔，冥想存真，出神入化，與外物合而為一，空山之幽靜，讓人全放鬆。

但結合王維詩佛的特徵，結合他的一身思想和，或許，這首詩還有更深一層的禪意：到喧囂的塵世外尋找空山之幽靜，在幽靜處又見證了光明，在光明與幽暗的“疊加狀態”中找到自我。俯身塵埃，閱讀自己，找到那一米陽光照耀的卑微的我，也是光明遍照的我。

人來自塵土，還將回歸塵土。我們有幸成為塵土或一粒青苔，並獲得陽光幽照的慈悲，應當生“大歡喜心”。

這首詩類似禪宗的偈子，節奏和語氣都很像，五言，神秘，“莫名其妙”，你看，你聽，然後，你默讀內省。有什麼想說嗎？有！那就請說。不，此刻，我一句話都沒有了。

作為一首禪意詩，不僅是形式上具有的“禪”的特徵，內容表達上也十分高明，他看到的“存在”之狀態不黏著、非頑空，而是“空”“有”